

尼示錄的騎士

譯者 齊宇

作者 巴伊 蘇慕



北新書局印行

士 騎 四 的 錄 示 啓

著 茲 泉 巴 伊

譯 崖 青 李

行 印 局 書 新 北

1 9 2 9

一九二八年十月付排

啓示錄的四騎士

一九二九年三月初版

每部實價一元

不 著 者 伊巴臬茲

准 翻 譯 者 李 青 崖

印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四馬路中市
北平楊梅竹斜街

北新書局

美 歐

刊 叢 說 小 家 名

一 之

代序

——一篇由兒女英雄說到啓示錄的四騎士的閑話——

有個歡喜看電影和照相的畫報之類而在甚麼烏洋行服務的熟人，今年夏秋之間告訴過我，說是『在三五年以前，上海至少一二萬人，是知道伊巴臬茲的。』我想這自然不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因為這位新近去世的西班牙籍的現代世界文學家，在五六年前來到過上海，並且還游過上海城裏的老爺花園（註一）。可是這一位却繼續說道：

——這都是他那本兒女英雄的電影的功效。現在這本電影又快要到上海來，那末知道這位大呂宋的大文豪的人數，在上海自然又要增加了……

在詳細地談了一會之後，我才知道那本兒女英雄，就是一本用啓示錄的四騎士那

本小說的木事，攝成電影的片子！

過了六七個星期，那本電影開演的廣告，果然在上海的各種日報上登載出來，其中宣傳的口氣異常之大，譬如甚麼用了幾百幾百的演員，花了幾十萬幾十萬的金洋錢之類。我自然非去瞻仰一下不可，非去仔細瞻仰一下不可。

現在我拿這本兒女英雄的內容，分段節錄在下面：

第一幕，就是馬達摩伽，和他那兩個女婿的家庭在阿爾真廷的牧場的生活，——自然大西洋船上的旅客以及馬爾色爾發籍以前的種種，都是被刪削了的；接着便是：（一）舒爾的出世，（二）老翁的去世及其遺產的如何分析，（三）馬爾色爾在巴黎的生活，（四）舒爾的游宴及其母的溺愛，（五）洛列，拉古爾和馬爾色爾三人的交誼，因而引起瑪蓋麗德和舒爾的風流公案，（六）歐戰初起時巴黎全市的興奮情形，（七）洛列的捉姦，（八）四騎士的出現（九）神聖洞天之畔的悲劇，（十）白鄉別墅的兵禍，（十一）美國的參戰，（十二）馬爾色爾等參觀戰場，（十三）舒爾的陣亡，（十四）瑪蓋麗德的看護

洛列，因舒爾鬼魂的顯靈遂不離異，（十五）和平成立後的上墳，（十六）霍爾諾夫在墳上的演說。

就形式而言，這片子的內容，有四分之一，是和那小說的本事相符合的；此外四分之二，是就本事加以變更的；而其餘的四分之一，却是編影戲者憑己意臆入的。至於本事的全體之被片子刪去者，約在一半以上，我們倘若拿前段所列的子目，和那小說的子目兩相比較，就可以知道大概了。

因為電影和小說，根本上動靜不同，所以即令牠們在表演一件相同的題材時節，然而要牠們的內容彼此一律，至少是很難做得到的事，所以兒女英雄那片子裏對於四騎士那本事的增損變更，在原則上是可以承認的；可是最要的條件，就是不要違背作者的用心，才能和原書的精神無損。不幸那編電影者，絕沒有抓住伊巴臬茲的用心，一心憑己意去增損變更，所以儘管自稱費了多少人材，花了多少大拉，而結果不僅絕不能像那小說一般偉大，倒反弄的非驢非馬，使人一見就知道是一本給美國宣傳「參

「戰義舉」的說部式的 *Romanesque* 片子了！

歐戰的禍首是誰，這不是一件可以由簡單的方法找出公正判斷的事。因為不僅是醞釀了多少年，蔓延到多少國，並且還有許多而又許多的後台情形，決非我們——人類——所能明白的！不過在法國一方面，這次的確是受壓迫的成數較多，伊巴桌茲生於萎靡不振的西班牙，在空前大禍的歐戰裏，當然小則感到弱小民族有亟圖自衛的必要，大則感到人道主義將因戰禍而滅亡，所以便抓住這個因自衛而受了蹂躪的法國做題材，又引用啓示錄這段預言，去喚醒世人對於戰禍可怕的記憶力。我們想想罷，馬爾色爾在少壯時代既已受過臨難苟免的「心刑」，晚年雖竟擁有千萬家資，然而遇着那種國破家亡禍在肩睫的時候，又有一個年富力強復因國籍不同以致對於法國並不負擔「血稅」義務的兒子，人生而有這種遺憾，難道是可以贖的嗎！作者於是創造了一個因人格關係剪斷情絲的瑪蓋麗德，去激動舒爾從軍救國的決心，以疏解馬爾色爾的痛苦。結果這三個人的連帶動作，就組成了那部鉅麗文學作品的四騎士的核心了。

——既然，我們說「連帶動作」，那末這三個人的地位，當然沒有畸輕畸重的。

可是這編影戲者的用心就不然了！他有兩個主要點：第一，爲瑪蓋麗德寫出一段說部式的平凡情史；第二，給美國的參戰做成一種法螺式的活動宣傳品。

在作者的筆底下，瑪蓋麗德本是一個講氣節的婦人，所以她在未婚之前，絕對不肯到舒爾的工場去，也不許舒爾到她的母親的家裏去；所以她在因歐戰而認識了人生的價值之後，毅然以看護士的事業自任，不惜和舒爾脫離；所以她在路遇舒爾身着少尉軍服之時，依然不眨眼地向舒爾前直視。然而那片子裏的她，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情婦！她不僅屢到舒爾的工場因而被洛列所捉；並且她在知道舒爾從軍之後，還想拋棄那已成殘廢者的丈夫，再去追蹤舒爾，直到那「彷彿見少年浴血於前，搖首示意」的境界，她才悟到舒爾已死，乃「秉其遺志，侍夫以終」（註二）。這樣看來，可見這瑪蓋麗德，那兒是一個人呢！本來她的個性，在作者的筆底下是個「靜」的，那末在銀幕上當然很難使觀衆的興味緊張，或者竟可以說是沒有方法從銀幕上使觀衆的

興味緊張。於是問題就發生了：不去變更她的個性嗎，這片子可以不攝；變更嗎，那小說的精神便幾乎被推翻。畢竟因為四騎士是一部使伊巴臬茲賺得幾十萬金元的版稅的書，號召力當然是不可一世的，那末這樣一個好的題材，拜金主義之下的資本家，何能輕輕放過，所以悍然拿那小說裡的女主人固有的魂靈追趕出去，另外創造一個新的瑪蓋麗德出來，以致她的地位，比馬爾色爾父子兩人的，都重了一些，於是這段故事，就成了那麼一種說部式的平凡情史了。

至於那第二點，就比第一點更為具體一些。伊巴臬茲寫這本四騎士的時節，沈餘君說是在公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一六年的三月（註三），試問那時節的美國，是不是協約國的一員呢？並且即令這著書的年月的遲早，傳聞不甚一律，然而作者筆底下不僅沒有一個字提到美國的加入戰團，並且更沒有一個字提到和平成立呀，現在這本兒女英雄的影子裏，美國的救世軍字樣，固屢見不一見，並且在末了拿霍爾諾夫搬出來贊美和平的成功，去做這本影戲的結束！我們倘若拿四騎士那本小說看一

看，就可以知道其中決沒有一個縫兒，可以使美國的參戰原因或結果有插足的餘地，——因為那時節在人類進化的過程中，本來還沒有發生這件事！然而這個編影戲者竟膽然拿這件事塞在那個給兒女英雄攝影的鏡頭裏了，似乎誰也不能不說這是一種被螺式的活動宣傳品罷！

可憐作者的用心，完全被這本兒女英雄的編者推翻殆盡了。尤其，編者因為要極力編排德國人，所以就是在那些無關宏旨的地方，也極力過火地表演。譬如馬達廖的遺產分析，本來薄待伽爾，這就是表示拉丁民族素來歧視日耳曼民族，這類的歧視，也未嘗不是德法二國數百年失和的一個因子，而編者偏要說是平均分析的，這不是給拉丁民族遮掩嗎？又如在分析遺產那一幕裏，伽爾的幾個兒子，竟在客廳裏用德國操的「開正步走」的姿勢走路；以及德軍在白鄉別墅囚禁馬爾色爾並公然壓迫良家婦女侑酒之類，都是作者所未曾提及的事，而編者因為興奮觀衆的視線起見，竟故意插入幕中，所以竟限於淺薄笨拙的地位了。

世人對於伊巴桌茲的四騎士，每以其攻擊德國過甚爲之惋惜，然而平心說來，作者儘管攻擊德國，却並不肯憑空臆造，僅僅於德法兩國的種種優點和弱點之描寫，有輕重的不同：譬如法國的優點，必儘量描寫，而德國的，祇略略地說一兩句；反之，法國的弱點，祇略略地說一兩句，而德國的，却儘量描寫。至於出人意外之事，作者當然有自己的身分，斷不至像兒女英雄的編者，祇圖取悅於觀衆而不顧事實呀！

我那天在上海的北京大戲院裏坐了四個鐘頭，接連拿兒女英雄看了兩遍，覺得這影片的編者對於那本小說，真正地未免太不誠實了，太蔑視文學了，因此不免使我失望！

那四個鐘頭裏的最使我興奮的兩個剎那間，就是那幕歐戰初起時在動員令下的巴黎。瞧着那些拿着入伍證到軍收機關去報名入伍的漢子的踴躍情形，真感到健全民族對於強敵壓境的好現象，一面聽着那音樂臺上所奏的馬塞軍歌，竟使我渾身連骨髓彷彿都發抖似的。我那時幾乎隨着那軍歌的調子，竟想摹仿羊脂球裏的戈呂德，高聲在

銀幕下的微光裏唱起這幾句歌來：

愛國的至情，

你來引導來扶持我們的復仇手臂罷。

自由，鍾情的自由，

指揮你那些防禦者赴敵罷！

(註一)老爺花園 *Jardin mandarin* 大約就是指上海城裏的湖心亭而言，見伊巴臬茲的一個小說家的環游地球記第二本第十章。

(註二)這兩副引號裏的四句話，是從當日北京大戲院所發的說明書裏摘出來的。

(註三)見貢獻雜誌第二卷第一期。

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李青崖寫於虎丘。

本書目次

第一章	從布諾艾爾司到巴黎	一
第二章	戴諾葉的家世	四一
第三章	柏林來的表兄	八九
第四章	四騎士之所自來	一二三
第五章	梟兀和紊亂	一五五
第六章	退避之中	二〇三
第七章	神聖洞天之畔	二二九
第八章	入寇	二六〇
第九章	退敗	三一五

第十章	馬崙之役以後	三四五
第十一章	戰場	三六九
第十二章	國殤	四〇三

啓示錄的四騎士 (註一)

第一章 從布諾艾爾司到巴黎

一九一四年七月七日，舒爾戴諾集從布諾艾爾司 註二 趁着漢堡公司的郵船弗烈德理奧古司特大王號，起程向巴黎進發——在巴黎的明星區一帶的四海一家式的客廳之中，舒爾早已享受「靈魂的畫師」(註三)的徽號，然而他之因為善於唐戈舞(註四)而馳名，却遠勝於他畫工精密和畫具精良的令譽。

郵船和陸地相離之後，乘客們都是完全寧靜的。本來道地說來，因為白種人和某種人在墨西哥互相屠殺，以致使世人忘了人類是一種能用和平去消滅其戰鬪本能的動物。但是在地球上其餘的部分，人類都能表現他們的可作模範之安靜態度。即如在歐

美國的郵船上，許多國籍很不同的旅客，竟組織一個彷彿帶着一點兒送給現代觀看的未來文明的片段的意味之小世界——這片段竟像這種無國界無種爭的理想社會的一種雛形的樣貨。

某一天早上，那郵船上的那班每逢星期日便奏路德的讚美歌的音樂隊，却奏着一種意外的早樂，將一等船艙中的高臥者通通驚醒。舒爾戴樂葉擦着自己的眼睛，以為依然尚在夢境。這班德國音樂隊的金聲，正在各處過道中和甲板上狂吼着馬賽歌——法國國歌。那伺候客艙而因這少年旅客的驚惶便行微笑的侍者，從容向他解釋這種意外的事。原來這日正是七月十四日，而德國的郵船，向例也和慶祝本國國慶一般，給那些向他們供給客貨的旁的國家慶祝國慶。無論怎樣一種國家，總看見郵船因他的光榮而懸旗結幟，船主小心翼翼地布置這種「旗幟所成的宗教」的和歷史上的紀念的儀式。頂多，這不過是一種使旅行者在長途解悶而給日耳曼的宣傳事業幫忙的娛樂。